

避暑地的猫

【日】宫本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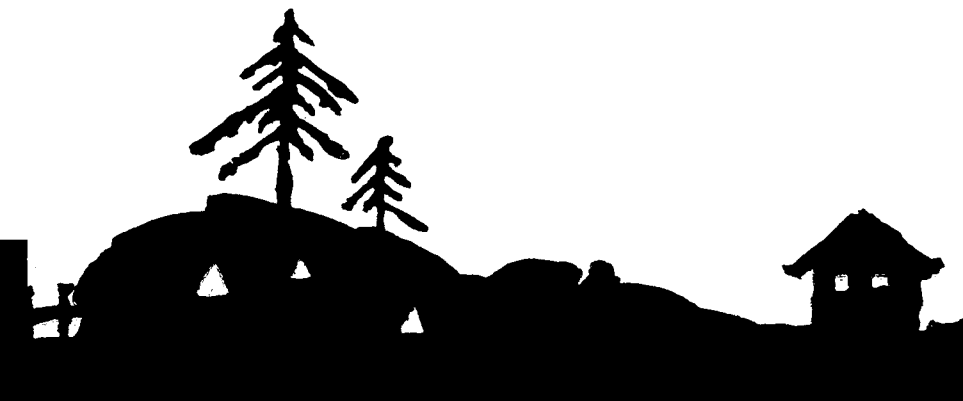
避暑地的猫

【日】宫本辉 著

王玉琢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福州



避暑地的猫

〔日〕宫本辉 著

王玉琢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7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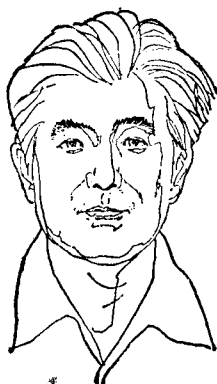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 890

ISBN 7—801—53400—3/I·20

书号：10368·280

定价：2.00元



星 新一，日本超短篇小说的开创者。192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农艺化学科毕业，后在大学院研究淀粉分解酵素。父亲故去后继任制药公司经理。公司不久倒闭，失意中写《性机器》、为日本现代推理小说的奠基人江戸川乱步所赏识，从此登上文坛。二十年来，他写了一千多篇超短篇小说，是世界上超短篇作品产量最高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自成一格。幽默、风趣、洗练，似乎远离人世，却又笔笔针砭现实；好象荒诞不经，实则丝丝入理入微；常常在引人发笑处，蕴藏着辛酸的泪……

内 容 提 要

人似猫，猫似人。人象猫一样充满兽性，猫象人一样沾满钱腥。

避暑地的一对年轻人悬赏一百万圆寻找丢失的波斯猫，金钱由此显示了万能的魅力。一家别墅的主人为了摆脱妻子金钱的控制，用金钱占有、玩弄了看门人美貌的妻子和年仅十四岁的女儿。看门人之子不堪忍受这一切，毅然抛弃了初恋的幸福，往别墅浇上汽油，燃起复仇的火……

与此篇风格迥异的日本知名作家宫本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离婚后的情书》却洋溢着切切之情、绵绵之意。

靖明与亚纪原是一对恩爱夫妻，由于靖明与他的初恋由加子的意外“情死事件”，亚纪被迫离开靖明。十年后，他俩不期而遇，旧情难忘，相互写下了十几封“离婚后的情书”。从中靖明得知，亚纪再婚后十分不幸，丈夫有了外遇和私生子。而靖明自己这十年来也同样艰难，事业和爱情屡遭挫折。本篇对未婚者和已婚者如何处理婚姻与家庭，都能起良好的启迪作用。

致 中 国 读 者

一九八六年初冬我得于在中国南京看到我的短篇集《泥水河》。手抚那装帧精美的书，我喜悦万分，夜不能寐。其后不久，福建省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又出版我的作品，我甚感荣幸，甚至有些吃惊，此时之心情，难以言表。

为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注意着象我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作家呢？我颇有些费解。也许中国的朋友们在鼓励我，让我为了民众之幸福更加几倍地努力，写出更好的小说。想到这些，我深感激动。

在进入现代化的日本，我的许多先辈都在苦斗，他们极力从外国文学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并尽力要超越过去。从美国文学那里抓来一粒金；从苏联文学那里抽来一滴血；从中国文学那里得来一块玉；从中南美文学那里取来一把火；从欧洲文学那里引来一股泉。然而，这些文学之精髓必须变成日本的、与日本的精神和肉体相通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艺术家都闪烁着民族之光。

世界上的一切仿佛都在寻找出路。日本的文学亦不例外。为什么呢？因为不仅仅是文学，所有的一切都被搁置在与大众的幸福完全不同的单元上了。

“无路好走，回到原地重新出发便是。”这句话，似乎是一切分野的铁一般的法则。

我正在不断地返回原地，进而更加奋发学习，付出更大的努力，从民众那里汲取希望，创作出更为大众喜爱的作品。

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和平昌盛。

祝海峡文艺出版社不断发展。

宫 本 辉

一九八七年三月六日四十岁生日之晨

目 录

避暑地的猫····· (1)

离婚后的情书····· (185)

避暑地的猫

正要出发的时候下起了雨。

这雨怕是等上一两个小时也不会停。锅野医师花了好大的气力说服着不到七岁的长女和五岁的次女。他拉起两个女儿的手，沿着医院旁边的路向前走了一段，指着高原方向说：“你们看。看不见了把？爸爸要去的地方就在那片黑云之中。在那样的黑云里边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蝴蝶，只能在房子里玩。”

孩子们仍旧不依，锅野医师只好将她们交给正在从车上卸下烤肉工具以及网球拍子的妻子，朝着从医院里租来的那几间住房走去。当他取出钥匙打开房门时，屋里的电话铃正在响。锅野医师沉了沉脸，叹息了一声。又有了急诊病人，或者自己负责的患者来电话叫嚷什么这儿痛、那儿痛的。

“还嫌我不忙么！”

医师抓起电话，怒吼着。

“是交通事故。患者意识清楚，只是止不住鼻血。”

二外科的护士长报告说。

“我从今天开始休假一个星期！石冈不是在吗？加藤、杉下不都在吗？”

“在……不过患者鼻骨骨折，血管好象断了。石冈先生说这样的手术只有锅野先生能做。”

“出血量？”

听了护士长的报告，锅野医师微微弯起他那登山家般的身躯，朝步行只需一、两分钟的医院后门走去。昨天和前天，他都执刀为癌病患者做了手术，而且一连做了四个。昨天晚上刚刚上床又被叫了起来，去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被抬到医院来的少年做手术。那少年夜里在寺院偷着吸烟，被住持发现后慌忙逃去，摔倒在竹林中。一支直径两公分，长十八公分的尖竹扎进了少年的小腹。手术进行到四个小时的时候，那少年死了。锅野医师从手术室走出来时，见那个住持抱着胳膊泰然地坐在外边的长凳上。

“你好象在寺院里埋了竹枪，又故意把刀锋般的竹尖朝着上边。”

“近来，偷偷钻进寺内干坏事的人越来越多。”

锅野闻言，用食指指着那住持的胸——

“这其实等于你夺去了他的生命。你承认你削尖了竹子埋在那里，就等于承认了你备下了杀死偷入寺者的凶器。”

那脸色黝黑的禅寺住持的傲慢态度以及自己未能救活那少年的懊丧，使锅野医师有些怒不可遏。在回答警官的问话时，他讲了伤情，讲了手术经过，当然，他也没放过那个住

持。

于是，锅野医师昨天晚上根本没能入睡。

缝合鼻子血管的手术用了将近两个小时，那是极细微，只能靠指尖动作的手术。当锅野医师脱下手术服吸上一支烟的时候，他感到极端的疲劳，一阵头晕眼花。当时，护士室里的时钟指针指向下午一点。

“这可恨的雨啊。”

他对护士长说。

“不过，对这个患者来说，可谓是救命雨呢。”

护士长的笑脸为只有三十二岁的锅野医师带来了充分的活力。他站了起来，心想应当向患者打声招呼，便向自己负责的患者病房走去。为大病房里的九位患者检查了一遍后，他向最后一个患者——久保修平的病房望了望。久保修平，是位于这座佐久市医院附近的一家大书店的店员。他和锅野医师同岁，但却独身一人，不知在什么地方的酒吧间喝醉了酒和别人发生了争执，心窝被击伤而昏迷过去，被救护车运了来。锅野医师瞧不起这种人，开初只是为他粗粗地诊察了一下，注射了强心剂了事。结果患者血压不断降低，而且腹部肿胀。锅野医师考虑到被击的部位不是胃，一定是肝脏破裂，便为之做了紧急手术。他的决断如果再晚二十分钟，久保修平便只能一命呜呼。

“你已经随时可以出院了。”

无论你说什么，他只是“嗯”、“噢”地答应一声，从不多说一句话。住院四个月来，久保修平从未想去应酬锅野医师的笑语和闲谈。不仅对锅野医师，对其他的值班医生和

护士也是如此。尤其是护士里边真的有人生气了。说什么“这个人真怪，叫人恐惧。”“这样冷冰冰的患者还从未见过。”“伤治好了后，应当把他转到神经科去检查检查！”

使久保修平致伤的，是这浅见山附近的长野县小都市县会议员的儿子。议员的儿子自然以伤害罪被起诉，而久保修平却以自己也有错处为由，请求对议员的儿子宽大处理。在他的力求下，议员的儿子终于以不起诉处分了结此案。父母双亡、独自租用一家农户的二楼居住，在书店里工作的久保修平，之所以能在每天六千圆单间病房里疗养四个月，是因为加害者的父亲——那个会议员从中周旋的结果。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谢罪的心情，也是为了县议会挽回面子。

“医生这工作，实在不简单呐。”

关上门后，锅野医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地望着久保修平。因为，他这是第一次主动向锅野说话。

“何以见得？”

“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手术吧？好容易从今天开始去休假——到避暑圣地轻井泽去休假，但又来了急诊患者需要手术。没有极好的体力是胜任不了这种工作的。”

锅野医师忘记了其他的一切，走近久保修平的床边，坐在椅子上。

“医生做得久了，也有这种感觉啊。”

他微笑着对几天来脸色变得很好的久保修平说。

“那只波斯猫，夫人喜欢吗？”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家里养着一只波斯猫呢？而且，又

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准备去轻井泽呢？”医师感到十分不解，问其理由。

“我从这个窗口什么都看得清楚啊。看见先生往车子上装网球拍子。呵，你们去轻井泽，夫人抱着波斯猫坐到了车子里……”

“我妻子喜欢猫。我么，并不那么喜欢。因为猫不会摇动尾巴。没想到碰上了下雨。”

“雨中的轻井泽也别有情趣啊！那里的大街上也是车水马龙，不亚于新宿大街……自己有别墅吗？”

“没有。租一栋便宜的别墅。”

“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昨天是八月十七日，没错吧？”
久保修平突然改变了话题。

“啊，没错。八月十七日的第二天不可能是八月十九日么。”

“我，出生在轻井泽，长在轻井泽。”

锅野医师皱起眉头，盯着久保修平的眼睛。“难道真的如护士所说，需要把他转到神经科去吗？”久保修平嘴里吐出来的话，断断续续，根本没有连贯性。

“我可以吸烟了吗？”

久保修平问。

“可以了。”

锅野医师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一支，又帮他点着了火。久保修平长时间地品味着烟香，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接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明不白。

“也许会很长，你能听完我的话吗？”

他朝着天棚说。

医师真的感到为难。他本想早点回家喝上几杯啤酒好好睡上一觉。但是他又想听听久保修平的话，以此判断是否要把他送到神经科。

中间，护士来查体温时以及送来晚饭时，久保修平住了住嘴。他的话结束时，已经是过了熄灯时间，将近十点了。开始，锅野医师还以医生的身份耐心地听着他讲，终于，他觉得难以分辨出久保修平讲的是实话还是谎言。既不是告白，又不是忏悔，也不是包含着某种乡愁的回忆。对于他讲述的那个夏天里发生的奇妙的故事，医师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腹饥饿。

他，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医师回到家里，便催妻子立刻准备出发。

“到哪儿去？”

“去轻井泽呀。”

“孩子们已经睡了。”

“叫她们起来么。”

“为什么呢？明天去不行吗？”

“我想立刻就去，已经等待不了啦。我想休息，想呼吸森林中的空气。”

锅野医师将卸下来的东西又一个人重新装进汽车，坐在驾驶席上等待着妻子和孩子们的到来。睡意朦胧的两个女儿坐在后边”

妻子坐在医师的身旁。医师驾着车子，
向轻井泽。到追分一带时，雾更浓了。

只回答说：“雨中的轻井泽别有一番

情趣哟！

他决心要把久保修平的那番长长的独白一辈子埋在心里。他伸手摸了摸趴在妻子膝上的波斯猫的头。

久保修平向锅野医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布施家别墅占地三千四百坪^①。父亲从各处搜集来鹅卵石，象堆积木游戏似地堆起高高的门柱。专门订做的门扉上，长满了青苔和青藤。和邻接的财界、政界名人的别墅相比不仅毫不逊色，那门的风情以及穿过院子里的白桦树梢看到的屋脊，给人一种神秘奥妙之感。我，就是出生在布施家别墅一角的一栋小木屋里。我的父母被雇作布施家别墅的守门人，于昭和二十六年^②从佐久市搬进了那栋小木屋。当父母决定受雇作守门人时，母亲的腹中正怀着我。我有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当我们搬进那间根本称不上为家的小木屋时，从战前开始一直担任布施的秘书的那个小老头命令我的父母以后不许再生孩子。主人布施金次郎、夫人美贵子，到别墅来就是为了安安静静地休息，听到孩子的哭声，他们会讨厌的。那个秘书装模作样地向母亲说了许多。可惜，我没记住那个秘书的长相。在我三岁时，他死去了。生在布施家宽阔

① 一坪约三.三平方米。

② 一九五一年。

别墅一角的我，从四岁时就开始了人生的记忆。因为就在那一年，我的父亲垒起了门柱，我在他身边玩耍，正要把一块圆石搬给他时，那石头掉在我的脚上，我痛得大哭一场，这些，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抹在石头与石头中间的水泥面上，父亲用钉子刻下了日期——昭和三十七年七月五日^①。

布施夫妇每年七月十五日带着两个女儿到别墅来，八月二十八日，夫人和女儿先回东京的住宅去。布施金次郎一个人继续住到九月末。有时他在房子里一连四、五天不出门；有时又突然骑上自行车到避暑客已经离去的轻井泽静静的森林中去。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父母第一次让我进到别墅的院内。当时，再过四、五天，那对夫妇就要带着女儿来了。父母打开窗户，把被褥、枕头拿到阳光下晒，又仔细地洗一遍床单和枕套，把走廊及台阶、栏杆等擦得干干净净。他们让我帮助做好迎接主人到来的最后准备。冬天里，只要是晴天，就要打开窗户通通风，每星期洗一次寝具。倘若房间里稍有点霉味，夫人就会把父母叫去加以训斥，说什么“不想干就辞职好了，劳动力有的是！”

父亲让我和姐姐美保擦拭走廊和栏杆。姐姐擦走廊，我负责台阶和栏杆。我一边用力擦，一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了上去。擦完第十二个台阶时，我坐在二楼的大窗户下喘息了一会儿。画着鱼鳞条纹的墙壁向左右伸延着，东侧是主人的书斋，对面的房间是夫妻的卧室。西侧是女儿们的房间。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谁也没用，闲着。父亲告诉我不许

^①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

随便进任何一个房间，我只好偷偷地走过去向主人的书斋里窥了窥。一张大大的桌子、一把扶手椅，而且还摆着一个和大家脑袋差不多大的地球仪。对任何一个房间，我只是从外边向里瞅了瞅，从未进去过。并非怕父亲训斥，而是感到每一个房间都是那样的阴暗，床单、枕套又是我从未见过的，使人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

布施夫妇、两个女儿、厨师及女佣人，分乘着两辆车子来到了轻井泽。我躲在父亲春天里花了两个星期修起来的焚烧炉的后边，穿过白桦树隙望着那夫妻的身影和女儿们的身姿。望着卑屈得几度弯下腰去恭候他们一行人的父亲和强作着笑脸的令人可怜的母亲。布施金次郎看起来比父亲年龄大不少，而那夫人却和母亲的年龄相差无几。我终于看清楚了，我的母亲远比那夫人漂亮。孩子说自己的母亲漂亮，也许别人会以为出自偏心，不，母亲确比那夫人美好多。晚上，我不由得贴在妈妈身上，尽管姐姐要推开我，妈妈还是苦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和脸，终于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是我的单方面回忆，母亲当时的爱抚委实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性爱。当时，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三十岁。

我和姐姐常常透过小木屋的玻璃窗，偷窥着在外边草坪上玩耍，在树林中吵架的布施家的两个女儿。那姐妹的年龄和我们姐弟俩差不多。然而，当她们在外边玩耍时，我们俩都绝对不能离开小屋一步。当我们想到外边玩时，只能到和邻接别墅交界的高高的杉树林中，或者到焚烧炉后边。而出去时，也只能穿过离布施家大门二百多米远的树林，偷偷地走上林中小径。然后从三笠路走向轻井泽大街。再从万平饭